玉澗「瀟湘八景圖」東渡日本之前「三教弟子」印考

衣若芬*

【摘要】宋末元初畫僧玉澗所繪的「瀟湘八景圖」，大約在十四世紀末至十五世紀初流傳到日本。原作本共八幅，現今僅存三幅。

在玉澗的「瀟湘八景圖」上，各幅均鈐有「三教弟子」朱文方印，其中「瀟湘八景」之「洞庭秋月圖」上除了「三教弟子」印章之外，還有一枚「北山文房之印」，兩枚印章的歸屬一直未嘗被深入探討過。

一般認為「三教弟子」印即玉澗所有，為玉澗親自題讚其畫後所鈐。至於「北山文房之印」，則以為是曾經擁有玉澗「瀟湘八景圖」的足利義滿（1358—1408）的鑑藏章。

本文考察了「三教弟子」印章，發現在比玉澗的時代稍晚的書法家鮮于樞(1246—1302)的作品上，鈐蓋了字體和大小（三公分見方）與玉澗「瀟湘八景圖」中一模一樣的「三教弟子」印，從而探討鮮于樞自稱「三教弟子」的原因。再比對玉澗「瀟湘八景圖」題畫詩和鮮于樞、鮮于樞之子鮮于去矜(約活動於1321—1323前後）的瀟湘八景散曲，三者不但內容相近，韻腳相符，而且和玉澗「瀟湘八景圖」的畫面相印證。

經由研究南宋至元代，環繞於浙江杭州與金華，以鑑賞書畫為共同雅好的文人文化圈，推想「北山文房之印」的主人，或許是與鮮于樞往來密切的郭天錫（約1227—1302）。

自從現身於日本將近六百年來，玉澗「瀟湘八景圖」東渡之前的一段收藏經歷，在本文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析。

關鍵詞：玉澗、若芬、瀟湘八景圖、三教弟子、鮮于樞、鮮于去矜

一、前言：兩枚印章的「異境」之旅

宋末元初畫僧玉澗所繪的「瀟湘八景圖」，大約在十四世紀末至十五世紀初流傳到日本。原作本共八幅，目前僅存「洞庭秋月圖」軸（東京/文化廳藏）、「山市晴巒圖」軸（東京/出光美術館藏），以及「遠浦歸帆圖」軸（名古屋/德

＊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　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川美術館藏）。學者對於玉澗「瀟湘八景圖」之研究，主要集中於以下幾方面：

1. 畫家玉澗的身份。①
2. 玉澗作品的風格特色。②
3. 玉澗作品東傳日本及其在日本的流傳經過。③
4. 玉澗畫風對日本水墨畫的影響。④

關於畫家玉澗的身份，鈴木敬教授考察後指出：宋末元初號為「玉澗」的畫家共有四位，彬玉澗和瑩玉澗活動於宋代；若芬玉澗活動於宋末；孟玉澗活動於元代。考慮畫家與佛教的密切關係，以及畫作的風格⑤，鈴木敬教授認為現藏於日本，題名為玉澗所繪的「瀟湘八景圖」作者應當為若芬玉澗⑥。

在玉澗的「瀟湘八景圖」上，各幅均鈐有「三教弟子」朱文方印，其中「洞庭秋月圖」上除了「三教弟子」印章之外，還有一枚「北山文房之印」，兩枚印章的歸屬一直未嘗被深入探討過。

一般認為「三教弟子」印為玉澗自讚其畫後所鈐，例如山上宗二（1544—1590）在其有關茶道的著作《山上宗二記》中記載：「玉澗山市晴嵐

＊本文之部分內容，曾經宣讀於「第五十一回國際東方學者會議」（東京：財團法人東方學會，2006年5月19日），會後再加修訂完成。

① 鈴木敬，〈瀟湘八景圖と牧溪・玉澗〉，《古美術》2（1963.7），頁41-45。 鈴木敬，〈玉澗若芬試論〉，《美術研究》236期（1964.9），頁79-92。

② 戶田禎佑，《牧谿・玉澗》（東京：講談社，1978）。

③ 高木文，《玉澗牧谿瀟湘八景繪と其傳來の研究》（東京：聚芳閣，1926）。塚原晃，〈牧谿、玉澗瀟湘八景圖—その傳來の系譜〉，《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別冊》17卷（1991.1），頁155-165。

④ 鈴木廣之，〈瀟湘八景の受容と再生産—十五世紀を中心とした繪畫の場〉，《美術研究》358號（1993.12），頁299-319。板倉聖哲，〈探幽縮圖から見た東アジア繪畫史—瀟湘八景を例に〉，《講座日本美術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第3卷，頁111-138。

⑤ 孟玉澗並非方外之士。瑩玉澗為西湖淨慈寺僧。元・夏文彥，《圖繪寶鑑》（《叢書集成初編》本，據津逮祕書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4，頁66云：「瑩玉澗師惠崇畫山水。」

⑥ 鈴木敬，〈玉澗若芬試論〉。戶田禎佑，〈牧谿序說〉，見《牧谿・玉澗》，頁66。一般說來，僧人的號通常置於姓或名之後，因此應該稱為「若芬玉澗」，但是鈴木敬教授稱之為「玉澗若芬」，於是學者普遍沿用此名稱。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墨繪紙讚玉澗朱印横繪八幅の巻軸」⑦。然而，天台宗僧人玉澗若芬⑧為何自稱「三教弟子」？至於「北山文房之印」，一般認為是曾經擁有玉澗「瀟湘八景圖」的足利義滿（1358—1408）的鑑藏章。足利義滿於1397年在京都北山修建北山第，符合「北山」的名稱。不過，目前已知的足利義滿印章，以及曾經被足利義滿收藏賞鑑過的作品中⑨，都沒有出現過相同的印章。

鈐印本來是為了證明物件的作者或持有者的身份，紀念作品與主人的互動關係，如今卻斷了線，成為遺落意義的符號，神秘的圖戳。在空白的記憶中，「三教弟子」和「北山文房之印」，宛若迷失在瀟湘異境，從中土漂遊向域外，從日本的將軍、大名的府邸茶會，到企業財團或政府的美術館展場。這兩枚印章對於認識玉澗的藝術成就也許毫無影響，但是假如能夠探知它們的底細，玉澗「瀟湘八景圖」的流傳故事，應該會有出人意表的部分情節，增添旅途上的插曲花絮。

二、三教弟子：玉澗或鮮于樞

現存的玉澗畫蹟和文獻資料非常少，除了「瀟湘八景圖」，還有「廬山圖」（岡山縣立美術館藏）。「廬山圖」在佐久間將監真勝（1570—1642）收藏時，為了茶會中懸掛之便，於1653年被截為三幅，目前所見的是右段，上有玉澗的題詩和署名，詩云：

---

⑦ 出光美術館編，《茶の湯の美》（東京：出光美術館，1997），頁110。川上涇，〈牧谿・梁楷・玉澗—中国宋元美術展から〉，《みづゑ》675（1961.8），頁22-34。竹內順一，〈『山上宗二記』の名物-11-玉澗の水墨画（遠浦帆歸圖）〉，《茶道の研究》42（1997.11），頁33-35。

⑧ 元代吳太素編《松齋梅譜》（約刊於1351）云：「僧若芬，字仲石，號玉澗，婺州金華人。著姓曹氏子，九歲得度，著受業寶峰寺。幼穎悟，學天台教，深解義趣，受具為臨安天竺寺書記。」見元・吳太素編，《松齋梅譜》（據日本靜嘉堂文庫本排印，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卷14，頁702上。

⑨ 足利義滿常用的印章印文為「天山」（如京都大德寺牧谿筆「猿鶴圖」）、「道有」（如牧谿之「瀟湘八景圖」）。又參臼井信義，《足利義滿》（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頁281。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過溪一笑意何疎，千載風流入畫圖。回首社賢無覓處，爐峰香冷水雲孤。

詩中玉澗使用了兩個與廬山有關的典故，一是以陶淵明（365—427）、慧遠（334—416）、陸修靜（406—477）為主角的「虎溪三笑」的傳說；一是慧遠與劉遺民、宗炳（375—443）等十八人結「白蓮社」，所謂「蓮社十八賢」的故事。「虎溪三笑」與「蓮社十八賢」經學者考證已知為後人虛構⑩，故事萌芽於唐代，定型於北宋，北宋熙寧年間陳舜俞（?—1076）的《廬山記》敘述了較為完整的內容：

> 流泉匝寺，下入虎溪。昔遠法師送客過此，虎輒號鳴，故名焉。時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蓋起於此。〔……〕遠公與慧永、慧持、曇順、曇恒、竺道生、慧叡、道敬、道昺、曇詵、白衣張野、宗炳、劉遺民、張詮、周續之、雷次宗、梵僧佛馱耶　十八人者，同修淨土之法，因號白蓮社十八賢。⑪

陶淵明、慧遠與陸修靜，一儒、一釋與一道，在道相冥合，渾然忘機之際，泯除了不過虎溪的執著，相視而笑，具有鮮明的三教會通色彩⑫。在陳舜俞之前，天台宗高僧孤山智圓（976—1022）在其〈三笑圖贊并序〉中便嘗指出：

> 昔遠公隱于廬山，送客以虎溪為界，雖晉帝萬乘之重，桓玄震主之威，亦不能屈也。及送道士陸脩靜、儒者陶淵明則過之矣。既覺之，乃攜手徘徊，相顧瞿然。噫！得非道有所至，而事有所忘乎？人到于今，寫其形容，謂之「三笑圖」，止為戲翫而已，豈知三賢之用心邪。於是作贊以明之。

---

⑩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55-264。

⑪ 宋・陳舜俞，《宋槧本廬山記》（臺北：大通書局，1986），卷1〈敘山北第二〉，頁6627-6628。又，十八人中又有佛陀跋陀羅者，見宋・陳舜俞，《廬山記》（《叢書集成初編》本，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頁9。

⑫ 虎溪三笑故事與三教會通思想可參看孫昌武，〈慧遠與“蓮社”傳說〉，《五台山研究》2000年3期，頁9-17。曹虹，〈慧遠與廬山〉，《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3期，頁11-18。宋代「虎溪三笑圖」的介紹，可參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頁270-271。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孤山智圓贊曰：

釋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則塞，忘筌乃通。
莫逆之交，其惟三公，厥服雖異，厥心惟同。
見大忘小，過溪有蹤，相顧而笑，樂在其中。⑬

同樣系出天台宗，玉澗畫「廬山圖」並緣以「虎溪三笑」的典故，暗寓會通三教的思想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以往將「三教弟子」印繫於玉澗並無扞格之感。

但是，筆者發現在較玉澗的時代稍晚的書家鮮于樞（1246—1302）⑭的作品上，鈐蓋了字體和大小（約三公分見方）與玉澗「瀟湘八景圖」中一模一樣的「三教弟子」印。鮮于樞字伯機，祖籍漁陽（今河北涿鹿），生於汴梁⑮，號困學民、直寄老人、虎林隱吏。筆者見到鈐有「三教弟子」印的鮮于樞書蹟有兩件，一是書於1291年的「王安石雜詩卷」（遼寧省博物館藏）；一是年代未詳，被認為是其中年時期佳作的「老子道德經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⑯。

「王安石雜詩卷」是題跋之外，鮮于樞傳世書蹟年款最早的一件⑰。共書王安石詩四首⑱，落款云：「至元辛卯二月八日，過君錫⑲真味堂，出紙命書，

---

⑬《閑居編》(《卍續藏經》，第10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3)，卷16，〈三笑圖贊並序〉，頁0099上。潘桂明、吳忠偉，《中國天台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頁617-643。

⑭ 戴立強，〈《鮮于府君墓志銘》與鮮于樞生年〉，《文物季刊》1999年1期，頁84-91。邱樹森主編，《元史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頁1122。

⑮ 戴立強，〈鮮于樞的名字和祖籍考〉，《書法研究》1999年5期，頁98。

⑯ 學者認為鮮于樞的「老子道德經卷」成熟俊健，書風有如虞世南，為鮮于樞中年之作，見楊伯達主編，楊新、單國強副主編，《故宮文物大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法書編，頁688。

⑰ 戴立強，〈鮮于樞傳世墨迹考釋〉，《書法研究》2000年3期，頁79-97。

⑱ 即王安石的〈題侍郎山水圖〉、〈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示元度〉、〈奉酬約之見招〉。

⑲ 這位「君錫」一說是南宋的方逢辰（1221-1291），字君錫，淳祐十年（1250）進士，有《蛟峰文集》。《蛟峰文集》附方逢辰之弟方逢振所著《山房遺文》，其中有〈茶具一贊鮮于伯機〉，詩中有云：「伯機卓犖美少年，好官不做自取廉。床頭月俸無一錢，手續陸羽經三篇。」見《蛟峰先生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北京：書目文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遂為盡此。君錫書法得前人之正，又所收秘笈在諸家法帖上，亦須拙筆，亦愛忘其醜之意耶。鮮于樞記。」「記」字下鈐「鮮于」、「虎林隱吏」印，左側有「伯機印章」、「三教弟子」印。「老子道德經卷」的「三教弟子」印則蓋於每段騎縫之處。

除非玉澗和鮮于樞都恰巧持有字體及方寸一致的「三教弟子」印章，否則，在毫無與玉澗相關的鈐印記錄，而「三教弟子」印又被認可為鮮于樞所有的情況之下⑳，我們不得不推測鮮于樞是否可能收藏過玉澗「瀟湘八景圖」，以及自稱「三教弟子」的原由。

考察鮮于樞的生平事蹟，學者依其經歷與書藝發展，概分為三個階段㉑：

1. 20歲時任監河掾，其後十餘年間遊歷於北方，學習北方書家王庭筠（1151—1202）㉒、張天錫、姚樞（1201—1278，或1203—1280）等人之筆法。
2. 32歲時赴任揚州，大約在33歲（1277）左右結識趙孟頫（1254—1322）

獻出版社，1988），卷11，頁12b。此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蛟峰文集》作「手續陸羽經二篇。」採取此說者如楊新，〈鮮于樞及其《王安石雜詩卷》〉，《書法叢刊》47期（1996.8），頁69-83。清宮散佚國寶展特集編輯委員會編，《清宮散佚國寶展特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書法卷〉，頁464。

一說「君錫」為張君錫（?-卒於1314-1320間），據柳貫（1270-1342）為杜敬（1255-1324）所撰〈夷門老人杜君行簡墓碣銘并序〉得知，張君錫於延祐初（約1314）為大樂署丞，他和杜敬都是「以汴人而皆客杭最久」，與高克恭、鮮于樞、趙孟頫、喬篁成和鄧文原等人交遊，精於鑒古，見元・柳貫撰，明・宋濂等編，《待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1，頁13-14a。考慮到鮮于樞的跋語稱君錫「所收秘笈在諸家法帖上」，而方逢辰並無著名的書畫收藏，且其卒於鮮于樞書「王安石雜詩卷」之1291年，筆者認為當以張君錫為是。張君錫的收藏品例如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圖」，見元・湯垕，《畫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21a。又如在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上，有楊載（1271-1323）在1297年題於君錫之崇古齋的跋語，知當時「鵲華秋色圖」在張君錫家。

⑳ 楊仁愷，《中國書畫鑑定學稿》（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頁294。

㉑ 楚默，〈鮮于樞書法評傳〉，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3），第45冊，頁1-3。

㉒ 李宗慬，《新編王庭筠年譜》（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㉓，兩人惺惺相惜，結為終生文友。直到45歲（1290），除了1285年至1286年近兩年的時間在大都，其餘皆在江南，主要居住於杭州。此時經常與周密（1232—1298）、王子慶、郭天錫（約1227—1302）㉔、喬篁成、白珽（1248—1328）、仇遠（1247—1326）、鄧文原（1258—1328）等擅於鑑藏的文化菁英往來，於雅集文會中切磋觀摩。鮮于樞也開始收藏名帖㉕，體會晉唐書風中的古法高意，書藝大進。

3. 1291年至1302年去世為止，以杭州和金華㉖為主要活動範圍。鮮于樞一生仕途多舛，寄興書藝，趙孟頫稱譽其書藝「妙入神品，僕所不及」㉗。南方文人於鮮于樞筆蹟「凡得數字，傳玩以為希有」㉘。

鮮于樞廣結藝術同道，藏品彼此交流的情形，以及曾經任職於玉澗晚年「歸老家山」㉙的婺州金華，因人脈與地緣之故而收藏玉澗的「瀟湘八景圖」

㉓ 據楚默，〈鮮于樞與趙孟頫的交遊〉，《中國書法全集》，第45冊，頁27-32。一說鮮于樞與趙孟頫相識於1287年8月於杭州，見單國強，〈趙孟頫信札繫年初編〉，上海書畫出版社編，《趙孟頫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5），頁547。傅申教授認為鮮于樞與趙孟頫結識不會晚於1280年，見傅申，《書史與書蹟—傅申書法論文集（二）》（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4），頁72-73。

㉔ 郭天錫的生卒年不詳，此據楊仁愷，《中國書畫鑑定學稿》，頁293。黃惇，《中國書法史．元明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頁167。徐邦達先生根據趙孟頫題王羲之「思想帖」後所云，諸題跋者乃依年齡長幼排列，其中郭天錫題跋的位置介於周密（生於1232）和張伯淳（師道，生於1242）之間，推測郭天錫生於1232之後，1242之前，見徐邦達，〈書畫家名字相同或相近致二人誤混為一考辨〉，《歷代書畫家傳記攷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頁90-93。又，根據喬篁成於1313年跋「真書曹娥誄辭卷」所云，當時「祐之沒十有餘年」，可知郭天錫大約卒於1300年左右。

㉕ 鮮于樞收藏過的晉唐名家之作包括傳王獻之「保母磚帖」、顏真卿「祭姪文稿」、楊凝式「夏熱帖」等。

㉖ 鮮于樞大約於1295-1298年在金華。王禕（1322-1374）跋鮮于樞「杜工部詩行次昭陵詩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云：「公元貞中〔1295-1296〕嘗任帥幕，宦居於婺，故婺之士大夫家有其書，禕往往及見之。」又，1297年鮮于樞與李溥光（釋溥光，號雪庵）於金華智者寺為雲屋閒禪師「二老亭」作圖賦詩。1298年9月鮮于樞為玉成先生王珙（1247-1324）書「杜甫茅屋為秋 風所破歌草書卷」（日本藤井有鄰館藏）於金華。又參戴立強，〈鮮于樞傳世墨跡考釋〉，《書法研究》2000年3期，頁79-97。

㉗ 據趙孟頫1294年跋鮮于樞大字所云。

㉘ 1301年鮮于樞為任仲美書「千文」一卷，後記跋語。

㉙ 元．吳太素編，《松齋梅譜》，頁7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非絕無可能之事。再者，現存的鮮于樞散曲套數，便有歌詠瀟湘八景內容的作品：

〔仙呂〕八聲甘州
江天暮雪。最可愛青帘。搖曳長杠。生涯閑散。占斷水國漁邦。煙浮草屋梅近砌。水繞柴扉山對窗。時復竹籬旁。吠犬汪汪。
〔么〕向滿目夕陽影裡。見遠浦歸舟。帆力風降。山城欲閉。時聽戍鼓韸韸。羣鴉噪晚千萬點。寒雁書空三四行。畫向小屏間。夜夜停缸。
〔大安樂〕從人笑我愚和戇。瀟湘影裡且粧呆。不談劉項與孫龐。近小窗。誰羨碧油幢。
〔元和令〕粳米炊長腰。鯿魚煮縮項。悶攜村酒飲空缸。是非一任講。恣情拍手棹漁歌。高低不論腔。
〔尾〕浪滂滂。水茫茫。小舟斜纜壞橋樁。綸竿蓑笠。落梅風裡釣寒江。㉚

字裡行間，作者充滿了對於漁隱生活的滿足與喜悅，不關心劉邦與項羽、孫臏與龐涓之間的你爭我奪的世事是非；也不羨慕高官乘坐碧色帷幕的大車。即使遭人嘲笑，仍不改其樂。其中「畫向小屏間，夜夜停缸」句說明了這是一篇寫秉燈賞畫的題畫散曲，與玉澗「瀟湘八景圖」上的題詩可以參看，後文將再申述。

三、鮮于樞的三教因緣

古人的別號通常即透露其志趣或身份認同，鮮于樞的別號包括「困學民」、「虎林隱吏」、「直寄老（道）人」等，「困學民」典出《論語．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可見鮮于樞的自我期許。他卜居錢塘時，營室為「困學齋」，友人戴表元（1244—1310）作〈困學齋記〉稱其「將收放心而求寡過

㉚ 隋樹森編，《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頁86-87。元代楊朝英編《樂府新編陽春白雪》與明代郭勛選輯《雍熙樂府》、陳所聞編《北宮詞紀》等所收錄之本曲內容略有出入，詳參元．楊朝英選，隋樹森校訂，《新校九卷本陽春白雪》（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18-119。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焉」㉛。杭州古稱「虎林」，鮮于樞號「虎林隱吏」，頗有「大隱隱於市」之心。大約在1299年鮮于樞去官之後，於「困學齋」旁建「直寄未暇亭」，又植老松一株，後命名為「支離叟」，「支離叟」即《莊子．人間世》中的「支離疏」，「直寄」亦出於《莊子．人間世》，取其以無用之用，以養天年之意。

現存的鮮于樞文集，為後人輯稿之《困學齋雜錄》，其中有謂：「老氏、釋氏，吾有取乎？曰：有。老氏吾取其佳兵不祥；釋氏吾取其戒殺。」㉜又記唐代玄奘大師〈八識規矩頌〉㉝，並云：「地水火風，聚一區之假合。生住異滅，成四像之遷移。三　和合而　生，為身為體，五　滅謝而入死，惟識惟神。」㉞至於陶宗儀（1316—1403）《說郛》中所輯，題名為《鉤玄》者，由於內容有部分與《困學齋雜錄》重覆，戴立強先生認為是《困學齋雜錄》的另一種版本㉟。戴先生指出：《鉤玄》「李仁卿胎息之說」條中評述道教與佛家修煉之術，引述的是宋代晁迥（明遠，951—1034）調和三教之說㊱，是為鮮于樞自稱「三教弟子」之佐證。

筆者從鮮于樞交遊的僧人釋溥光及其宗教傾向觀察，也尋出其中有會通三教的情形。

釋溥光字玄暉，號雪庵，俗姓李，大同（今山西大同）人。元貞、大德

㉛ 元．戴表元撰，明．周儀輯編，《剡源戴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2，頁12a。

㉜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14b。

㉝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頁16b云：「浩浩三藏不可窮，淵深七浪景為風。愛（闕）特種根身立，去後先來作主翁。不動地邊才捨藏，金剛道後畢然空。大圓鏡智成無漏，普照十方塵　中」，即玄奘大師〈八識規矩頌〉之第八識頌：「性唯無覆五遍行，界地隨他業力生，二乘不了因迷執，由此能興論主爭。浩浩三藏不可窮，淵深七浪境為風，受薰持種根身器，去後來先作主公。不動地前才舍藏，金剛道後異熟空，大圓無垢同時發，普照十方塵剎中。」

㉞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頁17a。

㉟ 戴立強，〈鮮于樞《困學齋雜錄》淺論〉，《文獻季刊》2002年1期，頁73-81。

㊱ 見宋．晁迥，《道院集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3〈禪道同功修養訣并序〉，頁14a。宋．晁迥，《法藏碎金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0，頁29a；卷5，頁6a。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年間受封昭文館大學士，賜號圓通玄悟大師。陶宗儀《書史會要》云：「溥光為詩沖澹粹美，善真、行、草書，尤工大字，國朝禁扁，皆其所書。」㊲曾取「永字八法」變為廿四勢，名為《李雪庵大字法》（又稱《雪庵字要》，序於1308）。畫山水學關仝，墨竹屬文同湖州竹派。他「雅尚儒素，游戲翰墨，所交皆當代名流」㊳，例如王惲（1227—1304）㊴、程鉅夫（1249—1318）㊵、鄧文原㊶等。

釋溥光為佛教支派頭陀教第十一代教主，「頭陀」為梵文dhūta的音譯，意思即「奉行教規」，相傳為劉紙衣於金初天會年間（約1130）於燕京所創，主張嚴守戒律，修持苦行。頭陀教的僧尼不刻意住寺院，經常行乞食為生，信徒多為工商階層，被萬松行秀（1166—1246）和耶律楚材（1190—1243）等人排斥，譏之為「糠禪」，視為異端，1188年被禁㊷。元代頭陀教又再度興起，在釋溥光掌教時達到最盛。「世祖皇帝嘗問〔溥光〕宗教之源，師援引經綸，應對稱旨。至元辛巳〔1281〕，賜大禪師之號。」㊸到了頭陀教第十二掌教釋溥照之後，又因為被指為邪教而被禁，終至式微。

據釋大訢（1284—1344）所述，鮮于樞和釋溥光曾經為金華智者寺的雲屋閒禪師(1231—1312)的「二老亭」作圖賦詩㊹。鮮于樞有〈遊智者寺〉詩：

㊲ 明．陶宗儀，《書史會要》(《國家圖書館藏古籍藝術類編》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卷7，頁23b。

㊳ 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頁74。

㊴ 元．王惲，〈有懷雪菴禪師雪菴〉，《秋澗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5，頁7 b -8a。

㊵ 元．程鉅夫，〈李雪菴詩序〉，《雪樓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5，頁23-24a。

㊶〈雪菴長語詩序〉，元．鄧文原，《巴西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上，頁67a-68。

㊷ 連立昌，王見川，〈金元時期之“糠禪”初探〉，《圓光佛學學報》3期（1999.2），頁141-153。程群、邱秩浩，〈萬松行秀與金元佛教〉，《法音》2004年4期（總第236期），第19頁。

㊸ 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頁74。

㊹〈金華智者寺雲屋閒禪師塔銘〉(代佛智師作)，元．釋大訢，《蒲室集》(《大藏經補編》本，臺北：華宇出版社，1986)，卷12，頁3-6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圍松是祇園樹，三面山開舍衛城。遊子心隨仙境化，老禪詩似石泉清。幾人解后有今日，半載趍趄成此行。安得盡　身外事，長年來此學無生。㊺

智者寺於526年由南朝梁武帝敕建，位於金華「芙蓉峰之西，乃北山南麓之首　」㊻，吳太素稱玉澗晚年「建閣對芙蓉峰」㊼，智者寺與玉澗所居的寶峰寺距離大概不遠。北宋淳化至至道年間（990—997）香火仍盛，太宗曾經「兩降御書一百二十卷」於智者寺。到了南宋，智者寺已經頹壞，陸游（1125—1210）作於1203年的〈智者寺興造記〉㊽記錄了重修的過程。1636年徐霞客（1587—1641）遊歷智者寺時只剩得陸游手書的〈智者寺興造記〉碑而已。元代的智者寺在雲屋閒禪師主持下，頗有三教調融之風，許謙（1270—1337）筆下的智者寺為：

梁朝舊蘭若，雄據北山南。衲子分諸榻，詩翁老一龕。登臺生遠興，引酒縱清談。更有黃冠叟，玄玄得共參。㊾

許謙寫給雲屋閒禪師的詩中，將禪師比擬為曾經與韓愈（768—824）交遊的大顛和尚㊿（732—824）：

聰明大顛老，儒行墨其名。傳道千燈續，論文四座驚。雲和虛室白，山與此心清。禪味真堪　，何煩酒更傾。(51)

「儒行墨其名」句，語出韓愈〈送浮屠文暢師序〉：

㊺ 清・陳焯編，《宋元詩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72，頁18b。

㊻ 徐弘祖，《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2上，頁102。

㊼ 元・吳太素編，《松齋梅譜》，頁702。

㊽ 宋・陸游，《渭南文集》(《四部叢刊正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20，頁9-11a。

㊾〈遊智者寺〉二首之二，元・許謙，《白雲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頁35b。

㊿ 大顛和尚俗姓陳，法號寶通，河南潁川人，自號大顛和尚，於潮州靈山禪院弘法。韓愈被貶潮州時，曾往參訪。

(51) 元・許謙，〈贈閒雲屋一首〉，《白雲集》，卷1，頁35b-36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㊷

韓愈受柳宗元（773—819）之託，為柳宗元的詩僧友人釋文暢作序，文暢乃馬祖門下南泉普願之弟子，韓愈認為他名為佛徒，行止卻是儒者。託名為孟簡所作的《大顛別傳》㊸、宋代志磐的《佛祖統紀》㊹等書描寫的大顛形象，也是相傳韓愈所謂「聰明識道理」，儒、釋兼通的學問僧。

《莊子．人間世》云：「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比喻人若能清淨無為，不為慾念所蒙蔽，方得以體悟道境。許謙用了莊子「虛室生白」的典故形容智者寺自然環境之美，以襯托出禪師之修養與道行。

無獨有偶，與鮮于樞同遊智者寺的釋溥光，也被元代任士林借用了韓愈寫釋文暢的詞句，說他是「儒名而墨行者」：「昭文館大學士雪菴李公溥光，以翰墨之遇，行釋氏之學，儒名而墨行者乎。」㊺

大顛和尚在石頭希遷（700—790）下開悟，石頭希遷的傳世文字有《參同契》、〈草庵歌〉，釋溥光便寫過草書「石頭和尚草庵歌」（上海博物館藏）。鮮于樞為釋溥光的畫像題詩，有如其畢生行旅與成就之註腳：

> （上闕）鉅榜照九州，千金一字人爭醻。帝開昭文禮巢由，歸來毳衣臥林丘。一朝泚筆賦遠遊，南踰五嶺東閩甌。濤江瘴海靡不周，會稽禹穴為少留。山君川后護驛舟，駿奔方伯走郡侯。謇予自浪窮海陬，解追針芥緣相投。總角問道今白頭，始知斗擻為清修。題詩畫像真自謀，託名

㊷ 唐．韓愈撰，宋．朱熹考異，宋．王伯大音釋，《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20〈送浮屠文暢師序〉，頁3a。

㊸ 羅香林，〈大顛惟儼與韓愈李翺關係考〉，《唐代文化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4版），頁177-193。

㊹ 宋．釋志磐，《佛祖統紀》（《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41，頁561下。

㊺〈頭陀福地甘露泉記〉，元．任士林，《松鄉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頁4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紙尾三千秋。

「始知斗擻為清修」句的「斗擻」，即頭陀教之「頭陀」，元代熊夢祥的《析津志》解釋了頭陀教的教旨：

> 頭陁之義，華言抖擻也。抖擻世緣若塵然。其學以慈儉為宗，真實為據，伏妄想為切務。以為飲食不可以生愛也，故宅幽以遠俗；衣服不可以生愛也，故敝縕以燠體；處不可以生愛也，故宅幽以遠俗。啟三摩解脫之關，拔六根清淨之蠹。㊻

鮮于樞稱其「總角問道今白頭，始知斗擻為清修」，可見他也是頭陀教的信眾。而在鮮于樞題寫釋溥光畫像的「行書詩贊」（又稱「行草書贈繼榮古詩卷」，上海博物館藏）之後，元代陸居仁（?—約1377）㊼書於1311年的次韻詩跋裡，更是直陳釋溥光「四列三教十九流」：

> 伊蒲何來入薊幽，四列三教十九流。忘身忘世無所求，眇睨軒冕同浮漚。
> 頃都下榻延周球，千鈞椽筆客汗牛。大書城顏絢皇州，有時賦詩相唱酬。
> 教傳表莫知來由，不飛羽衣過丹丘。不打雙履身喜遊，衲為衣裳瓦為甌。
> 非釋非老非莊周，無適無莫挽即留。身如不鰲隨波舟，交無禮客皆王侯。
> 觀海忽過東南陬，名香厚幣烏來投。齊眉短髮不滿頭，攝心孤坐常清修。
> 澹然不作聲利謀，靜看日月搬春秋。

以上是透過釋溥光尋得的鮮于樞「三教弟子」梗概。前文提到鮮于樞題寫瀟湘八景的散曲，其子鮮于去矜也有〔中呂・普天樂〕散曲，二者內容相近，與玉澗「瀟湘八景圖」上所書以及畫面之情境若合符節。

㊻ 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頁73。

㊼ 陸居仁，字宅之，華亭（今上海松江）人，以詩經中泰定丙寅（1326）鄉試，隱居教授生徒以終，自號雲松野褐，又號巢松翁、瑁湖居士。與楊維楨（1296-1370）、錢惟善相唱和。見〔清〕顧嗣立編，《元詩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三集〉，卷14。

臺灣藝術學院 期刊資料庫

四、映照的文本：玉澗與鮮于樞父子

鮮于去矜，字必仁，號苦齋，鮮于樞第三子，大約活動於元英宗至治年間（1321—1323）前後[58]。他擅長樂府，書法承襲鮮于樞之家風。將鮮于去矜與鮮于樞瀟湘八景散曲相較，可明顯看出他與鮮于樞遣詞用句相似之處與學習的痕跡。

鮮于樞	鮮于去矜
占斷水國漁邦	了吾生占斷漁邦（遠浦帆歸）
水繞柴扉山對窗	柴門紅樹村（漁村落照）
向滿目夕陽影裡	斜陽景（影）裏（漁村落照）
寒雁書空三四行	雁陣驚寒埋雲岫（平沙落雁）
悶攜村酒飲空缸	酒盈小壺，飲盡重沽（漁村落照）
落梅風裡釣寒江	晚天昏，寒江暗（江天暮雪）

鮮于去矜仿傚父親寫作瀟湘八景並不特別，如果鮮于樞題寫的「瀟湘八景圖」正是玉澗所繪，很有可能鮮于去矜所欣賞的畫作便是家藏的玉澗「瀟湘八景圖」。由於鮮于樞作的散曲並未一一敘寫「瀟湘八景」各景的形象，我們只能從其「最可愛青帘，搖　長杠」想到玉澗題寫「山市晴巒（嵐）」的「最好市橋官柳外，酒旗搖曳客思家」，以及「是非一任講」，想到玉澗題寫「遠浦歸帆」的「老翁閑自說江南」。倒是鮮于去矜的瀟湘八景散曲，可以與玉澗的詩作一比對，茲先列表如下：

---

[58] 關於鮮于去矜的生平資料有限，僅知他與楊梓（?-1327）的兒子相善。楊梓為明代四大聲腔之一「海鹽腔」的改良者。關於楊梓，參看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頁340。有學者認為鮮于去矜生於1298年，如趙義山，〈元散曲家陳草庵、鮮于必仁考略〉，《文學遺產》1993年3期，頁82-85。陳定謇，〈關於〈鮮于必仁生活時代考〉的一點補正〉，《文學遺產》1995年4期。但是在鮮于樞的「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草書卷」（日本藤井有鄰館藏）後，有去矜書於1309年的跋語，若其生於1298年，則當時才12歲，觀其書法與措辭，不像出於12歲的少年。鮮于樞的長子鮮于必強1278年生於於揚州，因此去矜當生於1278年之後。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作者 作品	玉澗	鮮于去矜
洞庭秋月	四面平湖月滿山，一阿螺髻鏡中看。岳陽樓上聽長笛，訴盡崎嶇行路難。	水無痕，秋無際。光涵鼞鼞，影浸玻璃。龍嘶貝闕珠，兔走蟾宮桂。萬頃滄波浮天地，爛銀盤寒褪雲衣。洞簫謾吹，篷窗靜倚，良夜何其。
煙寺晚鐘	鐘送斜陽出暮山，遙知煙寺隔前灣。山翁莫怪歸來晚，欲待峰頭月上還。	樹藏山，山藏寺。藤蔭杳杳，雲影參差。疏鐘送落暉，倦鳥催歸翅。一抹煙嵐寒光漬，問胡僧月下何之？逐朝夜時，扶笻到此，散步尋詩。
江天暮雪	萬里江天萬里心，飄飄花絮灑平林。橋橫路斷馬蹄滑，更說藍關轉不禁。	晚天昏，寒江暗。雪花鼞鼞，雲葉毿毿。漁翁倦欲歸，久客愁多憾。浩汀洲船著纜，玉蓑衣不換青衫。閒情飽愔，高眠醉酣，世事休參。
瀟湘夜雨	古渡沙平漲水痕，一篷寒雨滴黃昏。蘭枯蕙死無尋處，短些難招楚客魂。	白蘋洲，黃蘆岸。密雲堆冷，亂雨飛寒。漁人罷釣歸，客子推篷看。濁浪排空孤燈燦，想黿鼉出沒其間。魂消悶顏，愁舒倦眼，何處家山。
平沙落雁	點點隨群舊處栖，蓼花蘆葉暗長堤。天寒水冷難成宿，猶自依依怨別離。	稻粱收，菰莆秀。山光凝暮，江影涵秋。潮平遠水寬，天闊孤帆瘦。雁陣驚寒埋雲岫，下長空飛滿滄洲。西風渡頭，斜陽岸口，不盡詩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遠浦歸帆	無邊剎境入毫端，帆落秋江隱暮嵐。殘照未收漁火動，老翁閑自說江南。	水雲鄉，煙波蕩。平洲古岸，遠樹孤莊。輕帆走蜃風，柔櫓閑鯨浪。隱隱牙檣如屏障。了吾生占斷漁邦。船頭酒香，盤中蟹黃，爛醉何妨。
山市晴嵐	雨拖雲腳斂長沙，隱隱殘紅帶晚霞。最好市橋官柳外，酒旗搖曳客思家。	似屏圍，如圖畫。依依村市，簇簇人家。小橋流水間，古木疏煙下。霧斂晴峰銅鈺掛，鬧腥風爭買魚蝦。塵飛亂沙，雲開斷霞，網曬枯槎。
漁村落照	一紅晴日滿沙汀，賣與魚來酒半醒。簑笠未乾榔板靜，壹聲橫竹數峰青。	楚雲寒，湘天暮。斜陽影裏，幾個漁夫。柴門紅樹村，釣艇青山渡。驚起沙鷗飛無數，倒晴光金縷扶疏。魚穿短蒲，酒盈小壺，飲盡重沽。

雖然不像模仿鮮于樞的用詞一般直接，比較鮮于去矜和玉澗的作品，仍然能夠找到相關的線索。除了瀟湘八景各景的標題必然會出現的語詞，玉澗題詩中使用的文字也可見諸鮮于去矜的散曲，例如「煙寺晚鐘」：玉澗「鐘送斜陽出暮山」，鮮于去矜「疏鐘送落暉」，都用了「送」字。「山市晴嵐」：玉澗「雨拖雲腳斂長沙」，鮮于去矜「霧斂晴峰銅鈺掛」，都以「斂」字收束。

形容景致，比擬心境的部分，例如「瀟湘夜雨」：玉澗「一篷寒雨滴黃昏」，鮮于去矜「客子推篷看」；玉澗「短些難招楚客魂」，鮮于去矜作「魂消悶顏」。「遠浦歸帆」：玉澗「帆落秋江隱暮嵐」，鮮于去矜「隱隱牙檣如屏障」；玉澗云「老翁閑自說江南」，鮮于去矜則作「柔櫓閑鯨浪」。又如「洞庭秋月」一景，玉澗以「鏡」託喻湖水之平穩清澈；鮮于去矜則作「玻璃」；玉澗用洞庭湖仙人吹鐵笛的典故；鮮于去矜則寫「洞簫謾吹」。玉澗「瀟湘夜雨」首句的「古渡沙平漲水痕」分別見於鮮于去矜「洞庭秋月」的「水無痕」、「平沙雁落」的「西風渡頭」，以及「遠浦歸帆」的「平洲古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現存的玉澗「瀟湘八景圖」畫蹟來看，鮮于去矜寫「洞庭秋月」和「遠浦歸帆」也有玉澗畫面的依據。例如「遠浦歸帆」圖裡正有鮮于去矜寫的「遠樹孤莊」，以及「隱隱牙檣如屏障」的景象。畫幅左邊一葉小舟上的兩人，也正享用著鮮于去矜說的「船頭酒香，盤中蟹黃」。

如果這些字面的互照與圖象的印證還無法讓我們拉近鮮于去矜和玉澗「瀟湘八景圖」的關係，以為是自宋代以來題寫瀟湘八景圖的程式化、定型化的結果，針對「山市晴嵐」圖再作細部的考察，能夠更為明朗。

玉澗瀟湘八景圖中的「山市晴嵐」和其他作品具有顯著的不同，採取的是晚景的表現方式。玉澗的題詩如下：

雨拖雲腳斂長沙，隱隱殘紅帶晚霞。最好市橋官柳外，酒旗搖曳客思家。

較早題寫瀟湘八景圖的北宋惠洪（釋德洪）（1071—1128）寫道：

朝霞散綺仗天容，無際山嵐分外濃。風土蕭條人跡靜，林蹊花木自鮮穠。[59]

既然是「朝霞」，無庸置疑，時間當然是清晨。惠洪題詠「瀟湘八景圖」的創製者宋迪的畫作時，「山市晴嵐」也是早晨的光景：

宿雨初收山氣重，炊煙日影林光動。蠶市漸休人已稀，市橋官柳金絲弄。
隔谿誰家花滿畦，滑唇黃鳥春風啼。酒旗漠漠望可見，知在柘岡村路西。[60]

「宿雨」一詞經常用於寫「山市晴嵐」圖[61]，「宿雨初收」的時分不會是傍

[59]〈瀟湘八景〉之〈山市晴嵐〉，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冊23，卷1341，頁15300。

[60]〈宋迪作八境絕妙人謂之無聲句演上人戲余曰道人能作有聲畫乎因為之各賦一首〉，《全宋詩》，冊23，卷1334，頁15162。

[61] 元．陳孚（1240-1303）〈瀟湘八景〉之〈山市晴嵐〉云：「茅屋八九家，小橋跨流水。市上何所有，寒浦縛江鯉。犬吠樵翁歸，家家釜煙起。共喜宿雨收，霞明亂山紫。」見《陳剛中詩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頁12b-14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晚。惠洪詩中的「市橋官柳金絲弄」得自杜甫（712—770）詩：「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62]玉澗亦云：「最好市橋官柳外」，同樣以「市橋官柳」寫「山市晴嵐」，應該不是偶然的巧合，可見玉澗應該不會不曾讀過惠洪的詩。[63]

大部分的作者都如同惠洪，是以曉景欣賞「山市晴嵐」，例如劉克莊（1187—1269）：

曉霧輕綃捲，嵐光抹黛新。蕭條數家聚，三兩趁墟人。[64]

趙汝鐩：

朝氛吞吐影模糊，嫩日隱見光捲舒。湘巒滴翠石徑滑，遠近憧憧人趁虛。
天風作意扶霽色，噓拂昏翳半明滅。槿籬彷彿橘林隔，一竿斜插酒旗揭。
嗟此何景兮山市晴嵐，丹青欲盡良獨難。[65]

楊公遠（1228—?）：

橫嵐髣髴抹高岡，村市人家釀秫香。溪上曉來爭渡急，裹鹽沽酒趁虛忙。[66]

元代的戴良（1317—1383）：

巖上光已合，林端曙未分。暫出猶衣溼，況乃趁虛人。[67]

以晚景摹寫「山市晴嵐」圖的情形很少見，例如元代的王惲（1227—1304）：

---

[62]〈西郊〉，唐．杜甫著，清．楊倫編，《杜詩鏡詮》（臺北：廣文書局，1979），上冊，卷8，頁560。

[63] 衣若芬，〈漂流與回歸：宋代題「瀟湘」山水畫詩之抒情底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1期（2002.9），頁1-42。

[64]〈詠瀟湘八景各一首〉之〈山市晴嵐〉，《全宋詩》，冊58，卷3052，頁36400。

[65] 趙汝鐩，〈八景歌〉，《全宋詩》，冊55，卷2865，頁34210。

[66]〈瀟湘八景八首〉之〈山市晴嵐〉，《全宋詩》，冊67，卷3523，頁42084。

[67] 元．戴良，〈題瀟湘八景〉之〈山市晴嵐〉，《九靈山房集》（《叢書集成初編》本，據金華叢書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7，頁3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墟落人家半夕暉，太行天上倚煙霏。喚回二十年前夢，共伯城西載酒歸。⑱

程鉅夫（1249—1318）：

旂亭新酒熟，下馬試從容。頗勝老兵對，夕陽三兩峰。⑲

回到鮮于去矜的瀟湘八景散曲，〈山市晴嵐〉中並無具體寫出時間，惟有「雲開斷霞」一句顯示當時為黃昏。以「斷霞」形容天空雲彩，在詩賦中通常即指晚霞，例如：「殘暑避日盡，斷霞逐風開」⑳、「怪得仙郎詩句好，斷霞殘照遠山西」㉑、「遠岫長溪千里碧，斷霞殘照半天紅」㉒、「精神爽逸無餘事，看殘陽補斷霞」㉓、「斷霞斜照互明滅，詩成欲掃雲間屏」㉔。因此，鮮于去矜寫的「山市晴嵐」和玉澗一樣，同為晚景；鮮于去矜散曲中的「斷霞」即化用了玉澗詩中的「晚霞」。

從玉澗「山市晴巒圖」的畫面布局表現來看，鮮于去矜寫的「依依村市」、「簇簇人家」、「小橋流水」、「古木疏煙」等風光一一有跡可循。前文所述的玉澗「雨拖雲腳斂長沙」，鮮于去矜作「霧斂晴峰銅鉦掛」，「斂」字的移用；玉澗「隱隱殘紅帶晚霞」，鮮于去矜作「雲開斷霞」；玉澗的「市橋官柳」，鮮于去矜作「小橋流水」。還有一處值得注意，便是玉澗「雨拖雲腳斂

---

⑱ 元・王惲，〈山市晴嵐〉，《秋澗集》，卷26，頁5a。

⑲ 元・程鉅夫，〈題仲經家江貫道瀟湘八景圖〉八首之〈山市晴嵐〉，《雪樓集》，卷27，頁6a-7a。

⑳ 張正見，〈還彭澤山中早發詩〉，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陳詩〉，卷3，頁2498。

㉑ 徐鉉，〈和太常蕭少卿近郊馬上偶吟〉，《徐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卷3，頁16a。

㉒ 宋・李綱（1085-1140），〈雜興三首〉之三，《梁谿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5，頁15b。

㉓ 元・耶律楚材（1190-1244），〈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七首〉之七，《湛然居士文集》（《四部叢刊正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5，頁16a。

㉔ 元・張養浩（1269-1329），〈白雲樓賦〉，《歸田類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4，頁2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長沙」，到了鮮于去矜筆下變成了「塵飛亂沙」，過於刻意同用「沙」字，卻違反了「山市晴嵐」的基本樣貌。

「山市晴嵐」的「嵐」字為山中霧氣之意，玉澗題作「山市晴巒」，「巒」字音近「嵐」，大概是瀟湘八景流傳過程中因為語音相近而衍生，如元代陳旅〈題陳氏瀟湘八景圖〉中便有一首為「山市晴巒」：

百貨集亥市，莫猺偏買鹽。山日出未高，翠雨溼酒帘。⑮

而無論是「晴嵐」抑或「晴巒」，都是大地雨過天晴，山谷雲霧濕潤，不可能出現鮮于去矜形容的「塵飛亂沙」景象。為了扣緊玉澗原詩的「沙」字，並且要押韻⑯，鮮于去矜還疏忽了另一個前後矛盾的問題，明明是山中人家趁著市集「鬧腥風爭買魚蝦」，曲中的最後一句卻冒出了一般描寫「漁村夕照」情景的「網曬枯槎」，頗不協調。

從圖象與文字的比對，都顯示鮮于去矜步趨玉澗的蛛絲馬跡，然而，鮮于去矜「山市晴嵐」開頭說的「似屏圍，如圖畫」，又讓人懷疑這並非題畫之作。筆者曾經以宋人喜談「江山如畫」與元人歌詠「畫裡江山」的概念，分析比較過宋元「瀟湘」山水畫詩的異同，得出的結論大要為：

「江山如畫」顯示宋人「以我觀物」，江山帶有人文化的傾向，繪畫本即人為的產物，更寓有一己之私情。「畫裡江山」則是「以物觀物」，結合元人循理務實的思想和「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觀念，表達出蘊含歷史思維的公眾共同情感。⑰

鮮于去矜云「山市晴嵐」「似屏圍，如圖畫」，乍讀之下，是宋人「江山如畫」觀點的沿用，詩人欣賞的是大自然實際的「山市晴嵐」風景。經由與玉

⑮ 清．顧嗣立編，《元詩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初集．安雅堂集〉，卷37〈題陳氏瀟湘八景圖〉，頁1308。

⑯ 玉澗詩中押韻的「沙」、「霞」、「家」字也都是鮮于去矜散曲裡的韻腳。

⑰ 衣若芬，〈「江山如畫」與「畫裡江山」：宋元題「瀟湘」山水畫詩之比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3期（2003.9），頁33-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澗各首「瀟湘八景圖」題詩的對照，以及解釋其不合邏輯的原由，得知鮮于去矜寫的並非觸目所及的實景，所謂「似屏圍，如圖畫」，不過是把「畫裡江山」再作一度回復，因為這是可以歌唱的曲子，而非僅僅寫在畫幅上的書面文字，不必依附於圖畫，鮮于樞的散曲也同樣。換句話說，鮮于樞父子的「瀟湘八景」散曲，有意脫離「為畫而作」的書寫習性脈絡，於是斷裂了作品與玉澗「瀟湘八景圖」的關係，造成後人追索時的重重困難。

五、結語

本文探討玉澗「瀟湘八景圖」上的「三教弟子」印章，意外地說起了一個出乎想像，前所未聞的故事。以精於書藝和鑑藏古物稱著於世的鮮于樞，可能在玉澗活動的杭州，或是玉澗歸老故鄉的金華得到了這件「瀟湘八景圖」，並且在上面鈐蓋了「三教弟子」印章。鮮于樞和他的三子鮮于去矜用散曲譜寫了對於玉澗「瀟湘八景圖」的歌詠，仔細品讀他們的文字，比較玉澗的題詩和畫作，其間不少互通之處，令人驚異—原來在玉澗「瀟湘八景圖」尚未飄洋過海之前，還有這麼一段塵封的過往。

假使「三教弟子」印果真為鮮于樞所鈐，則與鮮于樞往來密切的郭天錫[78]，或許可能是「北山文房之印」的主人。郭天錫，字祐之（或作「右之」、「佑之」），號北山，在鮮于樞的《困學齋雜錄》中，稱之為「郭北山御史」[79]。郭天錫書於大德二年（1298）八月的〈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

[78] 元代還有一位善畫墨竹的畫家郭畀（1280-1335），時人亦稱之為郭天錫，與字祐之的郭天錫經常被混淆。郭畀，字天錫，晚號退思，京口（今江蘇鎮江）人，著有《郭天錫日記》（又稱《客杭日記》），詳參徐邦達，〈書畫家名字相同或相近致二人誤混為一考辨〉，《歷代書畫家傳記攷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頁90-93。翁同文，〈郭畀字天錫非郭祐之字北山考〉，收於郭畀，《郭天錫日記》（《知不足齋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頁1-17。宗典，〈辨郭畀非郭祐之及其偽畫〉，《文物》1965年8期，頁36-39。

[79]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頁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語錄序〉㊽自稱「北山居士郭天錫」。

郭天錫和鮮于樞同為長居於杭州的「北人」，原籍金城（今山西應縣），因藏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非今傳世之唐摹本），自署其杭州居所為「快雪齋」。他的藏品包括「真書曹娥誄辭卷」（遼寧省博物館藏）、歐陽詢「仲尼夢奠帖」（遼寧省博物館藏）、傳馮承素「蘭亭序帖」(又稱神龍本「蘭亭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米芾「珊瑚復官二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等。在《困學齋雜錄》和周密的《雲煙過眼錄》㊾有郭天錫藏品的紀錄，周密的《志雅堂雜鈔》也記載了前往郭天錫住處賞玩書畫和古物的事跡。

存世的郭天錫印有白文方印「天錫」、「北山珍玩」，朱文方印「審定真蹟」、「金城郭氏」、「快雪齋」，可惜並沒有「北山文房之印」。「北山文房之印」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南唐李後主的「建業文房之印」，「北山文房之印」的「文」字作古體，右邊加上三撇，和「建業文房之印」的「文」字相近。模仿「建業文房之印」的例子，前有傳懷素「自敘帖」上，北宋邵叶的「邵叶文房之印」㊿。郭天錫的收藏品，或是欣賞過的書畫中應該就有鈐「建業文房之印」的作品(83)，雖然傳世作「某某文房之印」的例子極罕見，難保郭天錫也有仿「建業文房之印」的「北山文房之印」。

筆者未敢斷定本文的所有推測完全正確，畢竟自玉澗「瀟湘八景圖」現身於日本，將近六百年來，日本學者努力研究的成果有目共睹，仍然未能解開所有的謎團。這個謎團如果容許更多稍有依據的大膽猜想，或許終有抽絲剝繭，水落石出的一天，本文聊以拋磚引玉，是為所願。

（責任編輯：葉建昭）

㊽ 唐・慧然集，《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大正新脩大藏經》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第47冊，頁0495中。〈臨濟慧照玄公大宗師語錄序〉題署：「前監察御史郭天錫焚香九拜書」。

㊾ 宋・周密，《雲煙過眼錄》，卷2。

㊿ 傅申，《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4)，頁265。

(83) 例如《困學齋雜錄》記郭天錫有「孫過庭千文」，今傳為孫過庭的「千字文第五本」（遼寧省博物館藏）上，便有「建業文房之印」，未詳是否同一本。又，郭天錫的歐陽詢「仲尼夢奠帖」、傳馮承素「蘭亭序帖」均購自南宋理宗之女（周漢國公主）之駙馬都尉楊鎮，楊鎮的收藏很多來自南宋內府。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秋澗集》，元・王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唐・慧然集，《大正新脩大藏經》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松鄉集》，元・任士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梁谿集》，宋・李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松齋梅譜》，元・吳太素編，據日本靜嘉堂文庫本排印，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徐公文集》，宋・徐鉉，《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湛然居士文集》，元・耶律楚材，《四部叢刊正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待制集》，元・柳貫撰，明・宋濂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道院集要》，宋・晁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法藏碎金錄》，宋・晁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歸田類稿》，元・張養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圖繪寶鑑》，元・夏文彥，《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廬山記》，宋・陳舜俞，《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渭南文集》，宋・陸游，《四部叢刊正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宋槧本廬山記》，宋・陳舜俞，臺北：大通書局，1986。

《陳剛中詩集》，元・陳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元詩會》，清・陳焯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白雲集》，元・許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郭天錫日記》，元・郭畀，《知不足齋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書史會要》，明・陶宗儀，《國家圖書館藏古籍藝術類編》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雪樓集》，元・程鉅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畫鑑》，元・湯垕，《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新校九卷本陽春白雪》，元・楊朝英選，隋樹森校訂，北京：中華書局，1987。

《析津志輯佚》，元・熊夢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巴西集》，元・鄧文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唐・韓愈撰，宋・朱熹考異，宋・王伯大音釋，《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剡源戴先生文集》，元・戴表元撰，明・周儀輯編，《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九靈山房集》，元・戴良，《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困學齋雜錄》，元・鮮于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佛祖統紀》，宋．釋志磐，《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佛祖統紀》，宋．釋志磐，《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蒲室集》，元．釋大訢，《大藏經補編》本，臺北：華宇出版社，1986。
《元詩選》，清．顧嗣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 。

近人論著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
1995 《趙孟頫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
1991 《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李宗慬
2005 《新編王庭筠年譜》，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

邱樹森主編
2002 《元史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徐邦達
1983 《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徐弘祖
1987 《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
1995 《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黃惇
2002 《中國書法史．元明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清宮散佚國寶展特集編輯委員會編
2004 《清宮散佚國寶展特集》，北京：中華書局。

湯用彤
1983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

楊鐮
2005 《元代文學編年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逯欽立輯校
1998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

楊伯達主編；楊新、單國強副主編
1994 《故宮文物大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楊仁愷
2000 《中國書畫鑑定學稿》，瀋陽：遼海出版社。

傅申
2004 《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臺北：典藏藝術家庭。
2004 《書史與書蹟—傅申書法論文集（二）》，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劉正成主編
1993 《中國書法全集》，北京：榮寶齋出版社。
隋樹森編
1964 《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
潘桂明、吳忠偉
2001 《中國天台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羅香林
1974 《唐代文化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閑居編》，《卍續藏經》本，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3。
宗典
1965 〈辨郭畀非郭祐之及其偽畫〉，《文物》，1965年8期，頁36-39。
趙義山
1993 〈元散曲家陳草庵、鮮于必仁考略〉，《文學遺產》，1993年3期，頁82-85。
陳定謇
1995 〈關於〈鮮于必仁生活時代考〉的一點補正〉，《文學遺產》，4期。
楊桁
1996 〈鮮于樞及其《王安石雜詩卷》〉，《書法叢刊》，總47期，頁69-83。
連立昌，王見川
1999 〈金元時期之“糠禪”初探〉，《圓光佛學學報》，3期，頁141-153。
戴立強
1999 〈《鮮于府君墓志銘》與鮮于樞生年〉，《文物季刊》，1999年1期，頁84-91。
1999 〈鮮于樞的名字和祖籍考〉，《書法研究》，1999年5期，頁98。
2000 〈鮮于樞傳世墨跡考釋〉，《書法研究》，3期，頁79-97。
孫昌武
2000 〈慧遠與“蓮社”傳說〉，《五台山研究》，3期，頁9-17。
曹虹
2000 〈慧遠與廬山〉，《中國典籍與文化》，3期，頁11-18。
戴立強
2000 〈鮮于樞《困學齋雜錄》淺論〉，《文獻季刊》，1期，頁73-81。
衣若芬
2002 〈漂流與回歸：宋代題「瀟湘」山水畫詩之抒情底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總21期，頁1-42。
2003 〈「江山如畫」與「畫裡江山」：宋元題「瀟湘」山水畫詩之比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總23期，頁33-70。
程群，邱秩浩
2004 〈萬松行秀與金元佛教〉，《法音》，4期，第19頁。
戶田禎佑
1978 《牧谿・玉澗》，東京：講談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光美術館
1997 《茶の湯の美》，東京：出光美術館。
臼井信義
1989 《足利義滿》，東京：吉川弘文館。
高木文
1926 《玉澗牧谿瀟湘八景繪と其傳来の研究》，東京：聚芳閣。
川上涇
1961 〈牧谿・梁楷・玉澗—中国宋元美術展から〉，《みづゑ》，總675期，頁22-34。
鈴木敬
1963 〈瀟湘八景図と牧谿・玉澗〉，《古美術》，2，頁41-45。
1964 〈玉澗若芬試論〉，《美術研究》，總236期，頁79-92。
塚原晃
1991 〈牧谿、玉澗瀟湘八景圖—その傳來の系譜〉，《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別冊》，17卷，頁155-165。
鈴木広之
1993 〈瀟湘八景の受容と再生産—十五世紀を中心とした絵画の場〉，《美術研究》，總358號，頁299-319。
竹内順一
1997 〈『山上宗二記』の名物-11-玉澗の水墨画（遠浦帆歸図）〉，《茶道の研究》，總42期，頁33-35。
板倉聖哲
2005 〈探幽縮圖から見た東アジア繪畫史—瀟湘八景を例に〉，《講座日本美術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3卷，頁111-138。

圖版出處

圖1 板倉聖哲編，《南宋繪畫—才情雅致的世界》，東京：根津美術館，2004，頁68
圖2 同圖1
圖3 楊伯達主編；楊新，單國強副主編，《故宮文物大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法書編，頁688
圖4 清宮散佚國寶展特集編輯委員會編，《清宮散佚國寶展特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書法卷〉，頁4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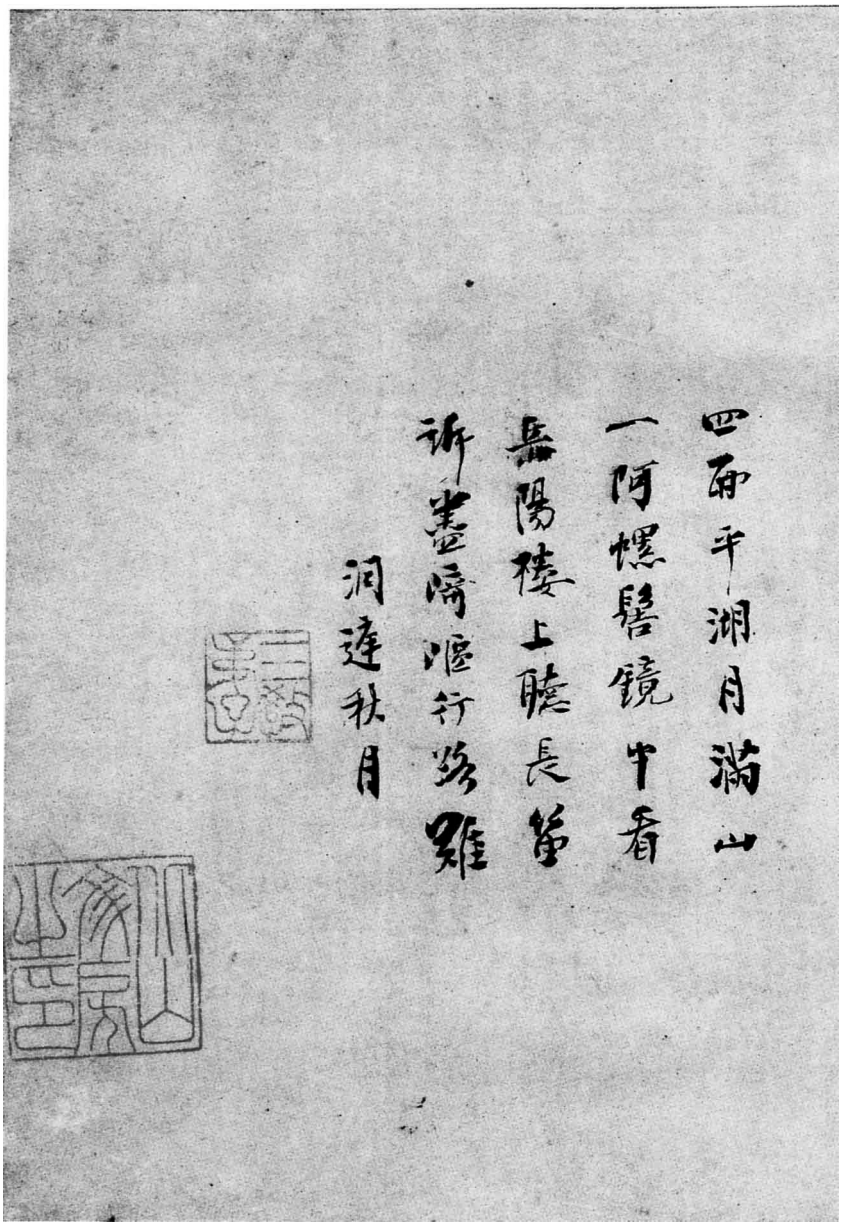


圖1　玉澗「瀟湘八景圖」之「洞庭秋月」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　玉澗「瀟湘八景圖」之「三教弟子」印



圖3　鮮于樞「老子道德經卷」之「三教弟子」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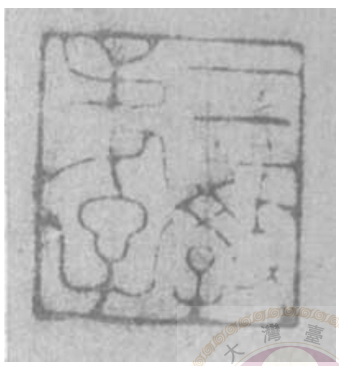


圖4　鮮于樞「王安石雜詩卷」之「三教弟子」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